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

第四回 鬼臉兒寄書罹重禍 趙玉娥錯配遇多情

話說阮小七、孫新見嘍囉來報道，有貨物在大路上經過，便同下山劫奪。那押擔的大漢舉棒來迎，正要相持，卻認得是撲天雕李應的主管、也在梁山泊地煞星數鬼臉兒杜興。當下相見，不勝之喜。孫新問道：「杜主管，你為甚在此經過？」杜興道：「我家大官人不願為官，回到獨龍岡，重整家業。他本是天富星，隨處可以發跡，依舊做了財主。況且獨龍岡下沒有了祝、扈兩莊，一發可以獨霸了。發一股本錢在海邊生些利息，差我取討，順便帶這幾擔貨物回去。你們兩個受了官職，為何還做這般勾當？」阮小七、孫新各把從前事跡說了一遍，就邀到山寨款待。杜興念舊時情義，欣然便同上山，叫腳夫也挑上去。到寨裡與各位相見。杜興只顧看那樂廷玉、扈成。扈成道：「杜主管，你不認得了？我是你主人的舊鄰舍。」杜興方才醒著道：「好不遲鈍！是扈家莊大人和樂教師，日日相會的。隔了幾年，大官人你也蒼了些，不比那時標緻了。」扈成道：「在外風霜，自然不似舊時。杜主管，你長得飽滿，不見咨牙露嘴哩！」眾人皆笑。扈成問道：「我出外多時，家中田產想多荒蕪了。」杜興道：「糧差役重，佃戶俱各逃亡。如今多是我家人料理。」扈成不覺傷感。遂置酒相待。阮小七道：「依我當初，不受招安，在梁山何等快樂！受了奸黨無數的虧，今日又掙得這個所在，權且安身。你何不接了李應來，一同相聚，豈不是好！」杜興道：「小弟與東人歷盡辛苦，將就留些安穩罷。」阮小七道：「我也灰心，自在石碣湖中打魚。又遇著變故，不得不然。只怕那奸黨也放不過你兩人哩！」孫立道：「杜主管，難得相遇，你多盤桓幾天，不知後會又在何日！」杜興道：「出來久了，東人在家懸望，還要到東京起些賬目，不能耽擱。明早就要起身，已領盛意。」孫立道：「到東京我有個書信煩你捎去，不知使得麼？」杜興道：「總是順便，但不知寄與何人？」孫立道：「便是我那樂和舅。他的姐姐多時不見，記掛他，我也有句要緊說話與他商量。」杜興道：「他在王駙馬府中，怕道尋不著！你今夜寫起來，帶去便是。」孫立謝了。當日歡飲而寢。

明早杜興要行，孫立留不住，取出書信、三十兩銀子：「就把樂和盤纏，叫他作速就來。悄悄對他說，不可聲張，怕哪裡不肯放，脫身不得。」杜興道：「這個自然。當面會著遞與他，東京地面耳目多，我卻理會得。」就把書信、銀子藏在貼肉順袋裡，作別下山。叫腳夫挑了貨物光走。孫立送到山邊，叮嚀而別。

不說眾頭領在登雲山聚義，單表杜興取路往東京，其時深秋天氣，不寒不暖，正好趕路。免不得夜住曉行，饑餐渴飲。不止一日，到東京，進了封丘門，尋著下處，安頓行李貨物。這主人家叫做王小山，是積年相識。見杜興到了，置酒接風。打發腳夫回去。次日，將各項賬目催討一番，都說還要遲十來日方可清楚。杜興只得耐心等待，總是閒著身子，就記起孫立的書信。問到王都尉府中來。門前靜悄悄不見有人，勸戚之家，不敢闖進去，立在府門首。一會，只見對門茶坊裡走出個真候，與朋友會茶分散，將跨進府門，杜興迎住，唱個喏道：「在下要會府中一個相識，不知可在麼？」真候道：「你要會府中甚麼人？」杜興道：「便是做陪堂的樂和。」那真候把杜興一看，說道：「你是哪裡人？與樂和怎相識？」杜興道：「在下山東人，與樂和舊交，說與他便曉得。」真候道：「既如此，你隨我進來。他與都尉爺在後堂下棋，教他與你相會。」杜興不知好歹，便跟進去。轉彎抹角，到一間房內，說道：「你坐在這裡，待我去看，若下完了棋，便喚出來。」杜興致謝。那真候帶轉門，去了一個多時辰，杜興有些不耐煩，立起身開門，誰知反鎖著的，心中疑惑：「怎地鎖我在這裡？終不然有甚麼緣故？」又等了好一會，只見那真候同五七個人開門進來，指著杜興道：「這個便是樂和親眷，在他身上要樂和就是。」內中兩個取出索子，向杜興項上緊緊扣住，拽著便走。杜興大叫道：「我是無罪平民，索我到哪裡去？」那些人道：「你自到開封府堂上對府尹說。」

不由分說，推推擁擁，帶進開封府。擊了一聲堂鼓，府尹吆喝坐堂，帶過杜興跪下。府尹喝道：「你是樂和甚麼親眷？把樂和窩藏在哪裡？快快招來，免受刑罰！」杜興分辨道：「小的濟州人，名喚杜興，與樂和不是親眷，在路上遇著樂和的親眷，央小的順便送個書信與他。」府尹道：「他的親眷叫甚麼名字？」杜興尋思不好說出孫立，胡謊道：「一時忘記了。」府尹喝道：「他叫你寄信，怎的不記得？書信在哪裡？」杜興道：「沒有書信，是個口信。」府尹大怒，叫搜他身上。做公的把杜興衣服剝下，從順袋裡搜出書信並三十兩銀子，呈上拆開，看了大意。虧得書信上孫立不落姓名。笑道：「分明是一黨了，扯下著實打。」眾牢軍拖下，打得發昏章第十一。咬定牙根，只說不知情。府尹叫把這廝監了、再加勘問。杜興發在死囚牢裡，府尹退堂。有詩為證：

翩翩雲中雁，霜天多哀音。為重蘇卿節，寄書來上林。辛苦敢自惜，反有繒戈臨。所以古君子，垂戒在高深。

看官有所不知，阮小七殺了張通判，濟州申文到樞密院，又有登州申到孫立、孫新、顧大嫂、鄒潤，結連統制樂廷玉，殺了楊知府，攻破府城，劫了倉庫，哨聚登雲山造反，都是梁山泊舊伙。蔡京、楊戩大驚，奏過天子，行文各州縣：「凡係梁山泊招安的，不論居官罷職，盡要收管甘結。」有人首報樂和是孫立妻舅，正是賊黨，著落王都尉要人。樂和是奉旨的人，聽得這個風聲，走出府門，不知去向。開封府礙著王都尉是當朝駙馬，不便勾攝，親自打轎來拜王都尉道：「樂和是奉聖旨的要緊人犯，求都尉發出。」都尉回道：「樂和先在府中，見他怠慢，早已打發去了。若在，何惜這個人？他隔著三千多里，恐他未必知情。既是奉旨，倘然回來，自然送出。」府尹只得唯唯而退。卻好杜興三不知來寄信，王都尉要脫干係，就推到他身上，鎖在房裡，通知開封府交付拿去，當堂打訊監禁。也是杜興老大晦氣，撞在網內。古人說得好：「能管不如能推。」若是殷洪喬把人寄的書札俱付石頭城水中，浮者自浮，沉者自沉，卻不省了這場是非？

閒話放過，且說杜興到了監裡，懊悔道：「沒來由受此屈事，怎得脫身？」央人通信與王小山，要他僱人到獨龍岡李大官人處，請他到京解救。先將些銀子牢中俵散，幸不吃虧。過了兩個月，李應使人回覆道：「樞密院行文到濟州，凡是梁山泊舊人，都討收管甘結，進京不得。只好多帶金銀，買囑掌案孔目，鬆其罪犯。叫你且耐。」果然錢可通神，上下受了賄賂，把犯由改輕，申詳樞密院：「杜興係不知情。樂和逃遁在前，寄書在後，不合與叛黨相識。流二千里。」樞密院依擬。府尹取出杜興，當堂杖脊，刺配彰德府。上了七斤半鐵葉枷，貼上封皮，兩個防送公人，無非張千、李萬，押出府門。酒店裡坐下，王小山把行李金銀交付杜興，取二十兩銀子送與兩個防送公人，吃飽酒飯，王小山別過。杜興帶上行枷，公人提著水火棍，取路而去。一路上買酒買肉，將息身子。公人十分好待。風餐水宿，到了彰德府，投了文書，太守給發批回，公人自去。

隨將杜興發下牢城營內，討了收管。杜興到單身房內，不等開口，取十兩銀子送與差撥，二十兩銀子送與管營。少頃，喚到管廳。管營道：「太祖皇帝定下律令，凡配到囚徒，先打一百殺威棒。看你臉上黃瘦，想是路上害了病，權且寄下。」教他看守天王堂，不過燒香掃地，極是清淨省力。這是看銀子分上。杜興又置辦酒食請差撥並合營人役，因此盡皆喜他。那管營姓李名煥，是東京人，年紀六旬，為人忠厚有餘。見杜興能幹，志量爽概，又為別人的事受罪，自己沒有子息，抬舉他做個梯己人，叫他長隨買辦。杜興又肯使閒錢，不時買些時新物件送進孝順。從此出入內衙，並無顧忌。

那李管營大奶奶亡過，只有一個小奶奶，名喚趙玉娥，原是營伎出身，年紀不上二十四五，生得：

遠山橫黛，頻帶雲愁。秋水澄波，多含雨意。藕絲衫子束紅綃，碧玉搔頭鋪翠葉。雙灣新月，淺印香塵。兩頰芙蓉，淡勻膩粉。獨自倚欄垂玉腕，見人微笑掠煙鬟。

那趙玉娥正在妙齡，那李管營怎能遂其所欲？一味顛寒作熱，撒嬌撒癡。只為營內盡是配來囚徒，腌臢齷齪，沒有看得上眼，卻也按定心猿意馬。見這杜興雖然人物粗陋，身軀雄健，衣服乾淨，又會逢迎，叫做饑不擇食，思量到他身上煞些火氣。就像潘金蓮見了武松，付道：「不有千百斤氣力，怎地打得老虎！」所謂取材而不取貌，時常差他買東買西，賞酒賞食，甚是親熱。這杜興是個直漢，哪裡曉得他的心事，況裙帶下的滋味從不嘗著，毫不招架。

一日叫買繡線，吩咐道：「就要交進。」杜興應諾去買。在營前酒店前走過，有個人在店裡吃酒，叫道：「杜大哥怎的在這

裡？」杜興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錦豹子楊林。相見過，便把孫立在登雲山央煩奇書與樂和，開封府刺配到這裡的事說了。便問：「你和裴宣在飲馬川作何生計？」楊林歎口氣道：「我們是耿直漢子，為著招安，死裡逃生，誰耐奸黨的氣！故不願為官，閒居飲馬川。身邊有些積蓄，不消幾時，都用完了。原做私商道路，打探有個小伙兒跟兩個伴當，大有肥膩，聞說要到這營裡來，探個實信，先在此吃杯酒兒。」杜興叫過賣添上些肴饌來，過賣認得杜興，只管搬來。吃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小弟被著冤屈，配到這裡，並無相識。楊哥，你到營中盤桓幾日，好訴說心事。」便袋裡取塊銀子，丟在櫃上道：「一總算賬。」攜了楊林的手，到絨緞鋪買了繡線，到單身房裡，說道：「你且坐下，待我交了繡線便來。」

走到裡邊，小奶奶假怒道：「我等著用，一去去了大半日！」杜興道：「酒店裡遇著相識，請他吃杯酒，故此來遲，望奶奶饒恕。」玉娥道：「我不怪你來遲，只怪你這樣一個長大漢子，好不曉事。我另眼看覷你，再不肯出力獻勤！」把眼一丟，道：「待管營不在，還要和你吃杯酒。」杜興倒低著頭道：「小人不敢。」竟自走出。楊林接著道：「兄長的罪名擔著別人的事，不如同我到飲馬川，別作區處。何苦在此聽人使喚？」杜興道：「我去了不打緊，恐怕根尋到東人身上，只得耐心守住，限滿自有出頭。那管營心腹相待，也不忍撇他。單是小奶奶喬張做致，有些不尷尬，好生看不得。」楊林道：「這也由他，只不要著了道兒。我們梁山泊上好漢，這個字兒極看得清。」正說間，有個人傳拜帖，說東京馮舍人來拜。杜興接了帖兒去稟，楊林探頭一看，正是要探聽的那小伙兒。連忙閃了進去。管營看了帖道：「是我表姪，快請進來。」舍人走進，杜興看時，那舍人生得：

身材俊俏，打扮風流。一雙花眼渾如點漆，兩道柳眉曲似春山。口未言而先笑，身欲進而頻回，荀令下香三日馥，潘安標緻一時傾。

老管營接著，馮舍人便拜道：「小姪久違老伯，因父親命到大名府討了銀子，乘便教我探望。」管營扶起道：「一向契闊，甚是記念。今承光顧，喜之不勝。」馮舍人叫伴當送上禮物。管營道：「怎好又叨盛儀！」命杜興收進，就令備飯：「對小奶奶說：『有東京馮舍人探望，是個至戚，請出來相見。』」杜興把禮物交進，說：「管營說：『東京馮舍人到此，是個至戚，快些備飯，說與小奶奶後堂相見。』」小奶奶慢慢的道：「什麼馮舍人？又來打攪！」叫丫鬟隨著，先在屏風後一看。不看萬事全休，一見了這般風流人物，身子先自酥了半邊。整衣掠鬢，裊裊的出來。馮舍人見了，慌忙起身。偷眼一覷，花枝招顛，態度輕盈，魂不附體，倒身便拜。管營道：「自家骨肉，常禮罷。」小奶奶笑容可掬，平拜了，坐在管營肩下，四目交注，兩意相投，就開交不得了。

少頃養娘捧出酒肴，小奶奶滿面春風，舉杯相勸。馮舍人一團和氣，斟酒回敬。兩下眉目送情，語言挑逗。管營認是自家親戚，絕不覺察。長長短短，問些家務。吃了一回酒，馮舍人推辭量淺。管營道：「難得遠來，寬住幾日。」留在東廂房安歇。這舍人的父親名喚馮彪，是童貫標下排陣指揮，廣有機謀，招權納賄，童貫托為心腹。單生這個兒子，乳名百花，賦性輕浮，百般伶俐。見了標緻婦人，性命也都不顧的。今遇見玉娥恁般容貌，如何不動人？那玉娥又是不遂心的怨女，就是杜興這般粗陋，尚且思量尋他救急，何況舍人是捏得水出的美少年，怎不垂涎？兩下裡恨不得霎時攪成一塊，礙著管營，未能下手。不題。

卻說杜興到外廂，對楊林叫聲：「失陪！因為這舍人來，耽擱半日。」楊林附耳低言道：「這便是小弟所說來打探的。」杜興道：「是管營表姪，不可下手。況又留住內衙，你且盤桓兩日去。」楊林道：「裴宣在哪裡等候，要去回覆。既是管營親戚，只索罷了。」杜興取十兩銀子與楊林：「且拿去使用，得便時同裴宣再來走走。」楊林道：「你在客邊，怎倒受你的銀子！」杜興道：「銀子不打緊，用完了，李大官人又拿來的。」楊林作別而去。

過了兩三日，李管營奉上司差遣，到山西公幹。臨起身，吩咐杜興小心承值。囑玉娥：「好生款待舍人，待我回來與他送行。」俱各應諾。管營出門之後，玉娥等不到晚，親自洗手剔甲，整理酒肴，請舍人到房裡坐定，傳杯送盞，笑盈盈說道：「一向怠慢你，甚不過意。況且心裡悶得慌，沒些頭緒，今日空閒，開懷請你吃一杯兒。」揀好的蔬菜送過去。舍人是個慣家，怎不會意，連聲致謝道：「承嬌嬌盛意，姪兒感戴不盡。為甚嬌嬌身子不快？敢是伯伯不遂心麼？說與姪兒，或可分些憂。」那婦人雲情雨意，已自把持不定。又飲過兩杯，桃花上臉，愈覺嬌媚，瞅著眼道：「口子長哩！也分不得許多憂。」兩個看看涎上來，錫成一塊。玉娥腳下穿一雙老鴉青緞子靴頭鞋，面上金線緝成方勝，白綾高底，尖尖蹺蹺，剛只三寸。舍人只顧瞧著，玉娥假做納鞋，橫在膝上。舍人在桌底下伸過手來，鞋尖上捏了一把，道：「姪兒一見嬌嬌之後，不覺神魂飄蕩。又見這雙小腳，身子都麻木了。只求嬌嬌救命！」一頭說，就捱近身來擁抱。玉娥假意推開，舍人不由分說，抱到炕上，褪下裙褲，兩個就雲雨起來，翻天覆地這場好戰：

淫心久熾的嬌娥，如饞貓舔著魚腥，骨頭都咽；風流串過的浪子，似渴漢飲著酒漿，糟粕皆傾。金蓮高舉，玉體相偎，一個也不管東京的父命，違限已久；一個也不想山西的公幹，不日回來。正是慾火上騰燒赤壁，情波泛溢沒藍橋。

這舍人弄得玉娥骨醉神融，喘吁吁一身香汗，方才罷手。穿好衣服，重新倚肩並坐，吃到掌燈時候，竟同牀共寢。

自此如膠似漆，頃刻不離，養娘、丫鬟都不迴避。杜興聞知，心中不忿道：「這淫婦果然肆無忌憚！待管營回來，慢慢和他講。」這玉娥初時有意杜興，今遇這般妙人，反嫌他礙眼，竟換了一副面孔，嚴聲厲色，憎長嫌短，開口便罵。杜興受氣不過，未免出幾句怨言，玉娥與舍人商量道：「我和你這段姻緣，是生死難開的了。便是老厭物回來，百般隨順，我倒不打緊，只是這個杜興，恐他弄嘴，如何是好？」舍人道：「怕他則甚！這是該死的囚徒，了他性命，只費一張紙。」連那舍人也喬妝家主的勢來，十分凌壓，杜興著實懷恨。

不一日，管營回來，並不覺察。玉娥道：「你出去了幾時，那杜興十分放肆，不時進來調嘴弄舌，要來欺騙我，沒些尊卑。那樣做歹事的囚徒，你不該重用他。若不處治，還我一個頭路！」就倒在管營懷裡哭起來。管營道：「怕他不敢。若果如此，要處治他何難！」安慰了玉娥，要去拜客，叫杜興跟著，問道：「我不在營裡，你怎麼沒規矩，去衝撞小奶奶？」杜興道：「恩相不問，小人正要稟知。那馮舍人與小奶奶終日同在一處飲酒作樂，養娘、丫鬟都不顧忌。把小人百般凌辱，要結果小人的性命，舍人說只消費得一張紙。小人蒙恩相恁般抬舉，思量酬報大恩，如何敢衝撞小奶奶！恩相，你看舍人的容貌與小人嘴臉，小奶奶喜歡哪一個！」管營道：「不必多講，我自有處。」

過了兩日，玉娥見不難為杜興，又來挑撥道：「你雖然職小，也是個官，怎容囚徒來凌辱於我！何不費一張紙結果了他！」管營聽了這句話，心裡老大明白，便道：「不見什麼實跡，難道便好行此事？」玉娥發怒道：「要有實跡，你情願做老烏龜了！」哭著進房。管營付道：「且支遣開了杜興，看他恁地！」遂到營廳，對差撥道：「杜興到此多時，小心謹慎，可撥他到西門看守草料場，待他覓幾分常例。」差撥道：「杜興在此長隨倒也出力，撥了他去，恐無人使喚。」管營道：「你不曉得，叫他去便了。」差撥不敢再說，喚到杜興。管營道：「你在這裡安身不得，差你到一處去，不可推卻。」杜興心下狐疑道：「這是枕邊蠱了。」說道：「蒙恩相差遣，怎敢推卻！只不知哪裡去。」管營說出來。有分教：鴛鴦浪暖翻紅雨，狼虎聲威起黑風。這一家兒手段不知誰弱誰強；那幾個人性命畢竟誰生誰死。天下的事總定不得，不知究竟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古云貌陋心險，杜興竟不其然。信乎！馮舍人美如冠玉，其中未必有也。只消費一張紙，三人一樣說話，卻有三樣神情口角。《公》、《穀》、《國策》，每以疊見生奇。）